

中國西部少數民族服飾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服饰

钟益文题



中國西部少數民族服飾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中國·四川成都驛道街3號）

督印：香港國際出版社

開本：880×1230mm 1/8

印張：32

字數：70千

1993年3月第一版 1993年3月第 次印刷

書號：ISBN7-5408-2000-4/G·1919

380.-

總策劃：羅由沛 周鳴琦
編委：張 劉 周鳴琦 鄧啓耀 唐世龍
李人凡
撰文：鄧啓耀
責任編輯：陳蜀蓉
封面設計：袁亞雄
裝幀設計：袁亞雄
題 簽：鍾敬文
圖片說明：鄧啓耀 周鳴琦 楊庭碩 羅康隆
攝影：鄧啓耀 張 劉 唐世龍 張曉源
馬 星 吳家林 徐晉燕 羅錦輝
朱一湖 閔福全 李玉龍 李友誠
楊咪雙 班由科 夏逢魁 鄭秉雲
宋林武 吳 昆 何方南 範希勝
王滇雲 馬明德 劉揚武 孫仁貴
王春雷 楊庭義 李 林 華洱岡
趙 敏 韋雲彪 楊文光 田正清
李 旭 張孟生 方震東 沈湘漁
朱明斌 白志祥 李加能 阮義品
余舜初 周廷鋒 熊美亮 崔夢樵
歐燕生 吳有誠 戴侖武 石安達
普正華 畢 雲 趙素華 張貴元
馬錫堂 姚秉民 格桑尼瑪

序

1947年寒假，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先生聘我擔任雲南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到雲南這個少數民族最集中的地方進行調查研究，於是欣然應聘，舉家飛往昆明，這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幾十年來，我和西南邊陲的各族人民命運與共，深深驚嘆於他們非凡的創造力。這些生活在深山峻嶺、溪河溝壑之間的民族，雖然過着非常簡樸的生活，但他們的想象力却幫助他們創造了精美無比的文化，服飾無疑是他們優秀文化的一個方面，令外來者嘆為觀止。

服飾還體現出民族風格。中國西部集中了中國絕大多數的少數民族，支系非常繁雜，不同的支系往往可以憑借不同的服飾區分出來，可見服飾與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密切聯系。而且，在同一民族和支系內部，服飾還會因年齡、性別、身份的不同而風格迥異。可以說，要了解中國的少數民族，不首先弄清楚他們的服飾是不可能的。

對中國少數民族服飾的研究，我們雖做了不少調查，也出版了一些書籍、文章，但總的說來，還只是剛剛起步。我非常高興看到這部《中國西部少數民族服飾》得以出版。這是一部大型畫冊，匯集了大約600幅精美的照片，其內容涉及中國西部四十余個民族不同支系、不同歷史形態的服飾種類及其文化內涵。這些都是作者們長期奔走於中國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積累下來的，是真正的第一手資料，這是這部畫冊的可貴之處。

本書的著者是一些有志於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服飾的年輕朋友，其中既有民族學家和民俗學家，也有攝影專家和美工專家。因此他們的著作圖片精彩豐富，文字通俗生動；既有學術性、資料性，又有知識性和趣味性；既為專家學者提供了資料，又可供服裝工藝部門、文化藝術部門參考，同時還可供收藏家們和一般讀者欣賞、收藏。

讀者握此一書，勝過參觀一次中國西部少數民族服飾文化展覽。我希望以後能主辦更多這樣的展覽，出版更多這樣的著作，讓大家都來關心、了解我們優秀的少數民族文化，讓中國少數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發揚光大。

我認為這部畫冊的出版，不僅具有學術價值，還有現實的意義。它可以促進我們更進一步地開發、利用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旅游資源，幫助這些地區發展起來。

我本人只是中國民族學界和民俗學界的一名老兵，今年已九十有二了，看到有這樣多優秀青年有志於此，並且取得了一些成果，感到非常欣慰，祝願他們茁壯成長。是為序。

楊 堃

1992年12月1日

緒論

西部的色彩

西部，曾是一個荒蠻的詞，一個神秘的詞。

多少年了，西部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一直是個謎。

當想象力豐富的楚巫為迷走的魂魄大招時，中國的西部，是個不可止留的險惡去處；或流沙千裏，旋入雷淵，赤蟻若象，玄蜂若壺，五穀不生，其土爛人；或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蝮蛇藁葬，封狐千裏，熊羆九首，往來攸忽……

當謹嚴的地理學家在描述華夏國土的山海之經的時候，中國的西部，仍然籠罩在一片神異的迷霧裏。“殊方異域”的國民，不是鳥啄鸛頭、穿胸三首，就是長股奇肱、僂耳反舌，有卵生而有羽的羽民國，有裸浴即懷妊的女子國。這些人不僅有异形異稟，而且大多生活在充滿奇禽異獸、神靈精怪的地方，令人望而生畏而又想入非非。

在大一統帝國的古老版圖上，“天子之國”在中心，“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我即文明，其餘皆荒”的傳統觀念，使按“一點四方”結構觀看世界的人，從來都沒把包括西部在內的廣大邊緣地帶的各族文化，做客觀的評價。

在官修正史記述的經卷碑銘中，中國西部的歷史，不是“語焉不詳”，便是一筆勾銷，甚至將一些道聽途說的天方夜譚當做“野史”進行“補正”，以訛傳訛，以偏概全。

時至今日，“漢文化中心”史觀已受到事實的挑戰。千百年來，在西部，存在着許多鮮為人知的異域文化，他們有着與漢文化很不相同的衣食住行和思想觀念，有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這裏生活着40多個少數民族，中國少數民族的絕大部份，都生活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他們向世人展示了色彩繽紛的另一個天地。

西部，這一過去被當做蠻荒之地而不被納入“主流歷史”的區域性和多民族邊地文化，隨着地區與地區，民族與民族的不斷交往，以及現代傳播媒介和交通的日益發展，正向世人逐漸亮開自己的本來面目。人們傳統知識系統中的空白，被紛涌而至的各種信息充塞得滿滿的。它們如此色彩斑斕，人們不得不對“蠻荒”的西部刮目相看。近十多年來，時代觀念的變遷和社會結構的調整如此之快，一些原為“邊緣”的地區突然變成經濟文化的前沿，變成新的經濟文化中心。每一種文明在深化“自我文化”、“傳統文化”認識的同時，必須盡可能理解無數個“他者文化”、“現代文化”，並力求在這多元的、多色彩的時代，把握住自己的個性特色以不被淹沒。

中國西部，以少數民族文化的豐富色調而讓世人矚目。

現在我們打開的，僅只是一本採樣十分有限的西部少數民族服飾畫冊，然而，迎面撲來涌來的滿目斑斕，不正從一個角度反射着中國西部少數民族文化的豐富色彩嗎？

西部的大漠孤烟，西部的長河落日，西部的極峰冰雪，西部的峽谷雨林……在西部少數民族服飾上，折射着大自然的光彩。

青藏高原上藏族、珞巴族漢子豪放寬博的皮袍帽，使人聯想起雪域的冰峰；西雙版納傣族姑娘明麗秀雅的短衣薄裙，使人感受到

熱帶雨林和河谷的溫馨；川滇彝族老人的披氈，幾乎與涼山的土山溶為一體；西北哈薩克、塔吉克族少女的面紗，仿佛是戈壁或草原的象徵。

尚黑的哈尼族，讓森林的濃郁和藍靛的青幽，印染在有關衣裝的傳說裏；貴白的羌族，讓昆侖白石的純淨，永遠與身相隨；崇綠的回族，則把大地草木的顏色，作為生機勃發的象徵而與民族的聖衣合為一體；土族和撒尼人，更把彩虹縫上衣帽；愛花的民族，在衣上綉滿馬纓花、山茶花、粉團花、牡丹花、鷄冠花、茉莉花、喇叭花等等；愛水的民族，則在統裙上綉飾魚蝦、螃蟹、烏龜、水蟲、船紋、水紋、山泉、江河等等；苗族的百褶裙，傳說是對山林坡地的調節；怒族的竹綁腿，對於山野荆棘中的行走，有很好的防護作用；藏、門巴等族的肥腰寬袖皮袍，日可當衣，夜可為被，是“世界屋脊”獵牧民族的必備衣物；袁牢山彝、哈尼等民族喜穿寬腳褲乃至緊身短褲，則是亞熱帶梯田文化的產物。西部的自然生態，包含着從寒到熱、從高到低的種種複雜類型，有的地方長冬無夏，有的地方長夏無冬，有的地方四季如春，有的地方一日數季。“一山分四季，十裏不同天”。生活在不同海拔、不同緯度、不同地理環境中的各民族，其服飾的風格特色，隨着生存環境遠近高低的位移，在人們眼前幻變出萬般色相。總而言之，西部少數民族令人目眩的服飾形制、色彩和圖案，是對自然長期適應的結果。是西部的七色土地，孕育了异彩紛呈的少數民族服飾藝術。

西部的色彩，當然不僅僅是自然的折射；西部的色彩，最為璀璨奪目的，還是各民族美麗、豐富、神奇的民族文化的絢麗光華。

景頗族民諺說：“統裙上織着天下的事，那是祖先寫下的字”。對於西部許多無文字的

民族來說，服飾上織綉着他們民族的神話傳說、歷史、宗教信仰等等，是他們民族創世的天書，無字的史記，象形的或象征的百科全書。對於有自己民族文字的民族來說，某些用文字所無法表述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習俗，也滲透在民族服飾的一綫一縷之中。

在基諾族婦女的尖頂頭帕上，我們讀到一部創世神話史詩；傳說，在天地還沒開闢之前，水裏浮出一個頭戴白色尖頂帽、身穿素白衣裙的創世女神，她創出了人和萬物。於是，奉她為始祖母的基諾人也穿上了與女神一樣的衣服。哈尼族奕車女人也戴類似的白色頭帕，不過，這被稱做“帕叢”的頭帕和她們的緊身短褲，“記述”的却是英雄祖先遷徙征戰的史迹。

苗族的花衣，又是蠟染又是挑綉，五色斑斕，讓人一見難忘。如果人們僅僅從美的角度來看這些“五色斑衣”，那就錯了。苗老會指着一個個身穿同一式樣花衣的女人說：“我們苗族的歷史，都記在上面了，從上面，可以回到狗王盤弧娶親的時代。”傳說太古時，天地坍塌，苗族九公請來一位最善紡織的苗女，縫制了一把撐天大傘。做傘的時候，蜜蜂在上面吐蠟，梨花汁液浸染了白布。苗女把傘拿去洗，被梨花汁液浸染的地方變成青藍色，有蜂蠟的地方露出斑斑點點的白色。這把大傘用來撐天剛好合適。藍茵茵的是天，白閃閃的是星。苗族的蠟染，也就由此而來。不知多少年以後，苗王和外族爭戰，苗王戰敗，全部落的人被迫退往南方。渡黃河的那一天，殘陽如血，照在河面上，女人綁腿上紅一道黃一道的布條，就是當時情景的寫照。回望故鄉，阡陌縱橫，城廓分明，苗族思戀帶不走的故土，都綉在了衣裙上。直到現在，哪個圖案代表哪方城牆，哪片園林，苗老仍說得一清二楚。

少數民族的服飾，記述着一個民族興衰榮辱的歷史，也記述着一個人從生到死的角色轉換。

誕生禮是人生第一大禮。自認自己是猛虎後裔的彝族，孩子一生下來，便立刻給他系上虎紋兜肚，戴上虎頭帽，包進虎紋背布。從此後，虎紋圖案或象征虎的色彩，便與他隨身相伴。在過去，有地位的人去世，還要用虎皮包尸變化，為使來自彼世的孩子命魂安定，各民族還有許多保命護魂的衣飾形式。在許多民族中，孩童的帽上，都喜用獸牙、鳥羽、草果或各種形奇味异的動植物作裝飾，這便是保命護魂的秘密之盾；孩子頸上的項圈、手上的鐺環、胸前的鎖符或經盒，亦是拴靈鎖魄的美麗“枷鎖”。

成年禮是人生第二大禮。川滇交界處瀘沽湖畔的摩梭人，換衣換裙儀式伴隨着少男少女成年的大典。每年春節，新年舊歲交接之夜，凡滿十三歲的少男少女，就要聚集在一起，聽長輩講述一個人狗換壽的古老傳說，以及做人的種種規矩。然後，在太陽升起的時候，舉行莊重的穿裙子或穿褲子禮。這是一種與換“命”、換容聯系在一起的換裝儀式。在民俗上是對處女、處男之禁的解禁改飾，在宗教上和倫常上是“自然人”向“社會人”轉換的“再生”之度。

婚禮是人生第三大禮儀。婚禮不僅意味着兩個人肉體的結合，也意味着一對靈魂的結合。通過服飾的改換或象征來認定這一事實，是許多民族婚禮的一部份。布朗族將岳母送給新郎的上衣和婆婆送給媳婦的筒裙疊在一起，象征“不落夫家”時期的結束，“從夫居”的開始；布朗族使新娘盡早“落夫家”的辦法是為新娘強戴“假殼”——一種箊殼做架，黑布繞裹的頭飾；彝族、苗族、佤族等民族有用

飾物“鎖”住新娘靈魂的習俗，景頗族則讓全身龍鱗(衣上的銀泡)的“龍女”新娘過草橋，以完成從龍變人的過程。當新人生了孩子，也要改裝換飾，表明自己已為人父母，身份已變，舉止須慎。當孫兒出世，他們從父輩榮升祖輩之時，換裝加飾，更是形如加冕。哈尼族老人的紅色包頭或銀泡壽帽，象征子孫滿堂的老人一生希冀都得到了滿足，意味着他(她)們已躋身神祖之列，而成為族人敬仰的對象。

葬禮是人生最後的大禮。然而，正像死亡在許多民族心目中并非真正的死亡，而只是生命的另一種轉換形式，人生的換裝，也不因為生命的終止而結束。人們為死者換上傳統式樣的衣裝，好讓他面見祖先時互相不會認錯了人；人們為死者穿上剪開鞋底的鞋子，據說是為了讓死者在漫長的回歸路上，鞋裏的泥沙可自行抖落，不要咯了他們的腳；如果為死者“反飾”，是為了讓死者靈魂與陽間活人截然兩分；如果為死者穿上特定式樣或顏色的不吉的尸衣，那他一定是生前行為不端或死於非命，人們希望他的陰魂不要滯留人間，并詛咒他永無出頭之日。

服飾，在西南或更廣範圍的少數民族的眼中，不僅僅只是一種實用的物品或美觀的裝飾，它們文化的或精神的內質，使服飾這一與身相隨的人工制品，溶進了許多神秘的色彩。而這一切，正是西部少數民族文化所特有的色彩。

當生之時，人鬼劃界，為定魂卜運，保命護魂，人用衣物服飾作為自己的防護裝置；當死之時，又有多少宿願未了，通過衣物服飾，這一切得到象征的補償。例如，基諾族男子背上所綉的“太陽花”，是傳說中一對情人生死戀的遺飾。由於血緣關係，相愛的人在此世不

能結合時，互贈的飾物，就成為來世婚的信物。哈尼族將布料復蓋棺材，然後用它作衣，衣被後人，是死者對生者的照應；而生者在葬禮上表演的飛鳥送靈或飾羽渡魂，則是生者對死者的祝福。魂歸何處？是歸之於肚（古老的“腹葬”），還是歸之於土（土葬，或火葬、水葬、天葬之歸於火、水、天等等）？由此引出的變俗改飾的服飾傳說以及沿用至今的服飾習俗，又是那樣的感人至深。

在這個短短的文字裏，我們當然無法一一詳述隱匿在西部少數民族衣裳裏的創世神話、日月神話、人類起源神話和文化英雄神話，甚至無法大略講講這些民族服飾上的仙怪傳說，諸如手鐲脖圈頭飾與“老變婆”的故事、百褶裙與狐女仙姑的傳奇、織在身上的根古祖譜等等。至於女巫送靈的一方頭帕，竟可成為靈魂回歸的指路經和民族遷徙的盛衰史（哈尼族“吳芭”頭飾）；一角頭飾，却是通連神祖的指號；盤瓠神王的嫡裔以此認祖（瑤族包頭圖案），蓮母老祖的遺冑以此歸宗（赫族火草褂）……這一切，哪裏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始祖精魂的遺縷，靈物幻化的傳襟，古老文化的經緯，民族傳統的色彩，都在民族服飾的一針一縷，一絲一縷中交織着、浸染着，無聲且無字的訴說着、記敘着……

從內到外，從形到色，中國西部少數民族服飾顯示了各民族無窮的創造力，反射着美的迷人光華，從古到今，從神到人，中國西部少數民族服飾顯示了各民族悠久文化的永久魅力，更反映了中華文明巨大的寬容度和深厚基礎。

面對西部的這一片斑斕色彩，人們有理由相信，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各民族都擁有自己的一片色彩，并燦然蔚為一個萬紫千紅的世界。













